

长途的大巴

叶兆言



现实生活

或许铁路太发达,或许出门太少,有机会坐一次长途大巴,难得的遭遇让人感慨良多。先说网上检索,登录查询长途汽车班次,总会有莫名其妙的链接跳出来,游戏软件,男科女科的医药广告,仅仅是在网络上,你已感到了不安定,感到可能会有差错。

我们要去承德的雾灵山,这里离北京不太远,也就一百多公里。现如今,从南京去北京,乘高铁不要更方便,一千多公里,三个多小时,每天五十个班次,李白当年的千里江陵一日还,搁今天算什么。

去离首都并不太遥远的兴隆,就没那么幸运。北京的地铁四通八达,偏偏到不了六里桥的长途汽车站。排队打出租,提前一个多小时赶到那里,得到的答复是已没票了。为黑车拉客的人不断骚扰,你不胜其烦,想到事前的种种警告,坚决不予理睬,赶快买好下一班,是当天的最后一班车。

候车大厅等待四个小时,五点半准点出发,还有不少空位。临出车站,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上来清点人数,然后放行。我们一行十多人,加上其他乘客,还剩五分之一的空位。很快上西三环,奇怪的事接二连三发生,大巴突然变成公交车,走了没多久,便会捎上一两位客人。

不知道司机如何与这些乘客取得联系,反正看来又自然又简单,一个电话都搞定了,手机时代的种种好处充分体现。我们的大巴在西三环缓慢行驶,终于又到了北三环,开开停停,有时候,人已在半道上候好,我们的车子到了,门一开,立刻跳上车来。有时候,人还没到,大巴先到达,便停在那里静等。

很快车上没空位,开始在过道上加座,磨磨蹭蹭过了两个小时,大巴还没出北京城,还在大街上晃荡。我们不断抗议,忍无可忍,司机一脸无辜,想怎么做怎么做,该停依然是停,临上高速,索性在岔道口停下来,又等来几位学生。我们威胁要投诉,司机火了,说他开了十几年的长途,没见过这样喋喋不休,既然要投诉,那就请那几个孩子下去,这可是最后一班车了,你们真忍心让他们在北京过夜。

我们最终还是心软,大巴严重超员,把几个辛辛苦苦赶来的学生撵下车,毕竟于心不忍。天基本黑了,大家就再忍一忍,马上要上高速,赶快赶路吧。除了一次次带人,大巴又顺带停车捎了四五次货物,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,一百五十多公里路,整整四个小时才抵达。

我们很气愤,也很窝囊,司机觉得很正常,早已习惯这么做,最后,为了表示大度,当然也为了些许歉意,他决定稍稍绕点路,将我们一行十多人,直接送往要去的花果农庄,那里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。

2012年7月6日 兴隆花果农庄



爱之城——威尼斯(油画) 吴大刚

写实中的意境 写意中的实景

华振鹤

“我画画,是以自然为榜样,凭着直觉,将物象转换成自己的心灵世界,从线条色彩中捕捉生命的本质,展现对时代的感悟。”

今年7月11日至14日,《(情·景,View of life)吴大刚、盛洁绘画作品展》在徐汇艺术馆举行。画展前夕,我访问了这两位加拿大籍华人艺术家。上述这段话虽然出于盛洁之口,表达的却是她与吴大刚共同的艺术追求。

吴大刚、盛洁,现在是加拿大美术家协会会员。在几十年时间里,他们孜孜不倦地求索,到世界各地几州,写生创作,试图从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寻找灵感的火花。他们的作品,以抒情性表现风格和鲜明的个人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。在世界各地的画展中受到藏家与评论家青睐。

此次画展吴大刚展出了“欧洲印象”风景油画系列,盛洁则展出了“韵律”、“人体”系列。不难发现,这

是一种写实与写意结合的艺术,用大刚的话来说,叫做“写实中的意境,写意中的实景”。他们以自然为榜样,但不机械地再现自然,而是强化主体意识,把东西方艺术之精华兼容并蓄,注重东方艺术的写意

思量良久,我在人艺这么多年,演过一些戏,也导了一些戏,每一个新戏排练前,都要去体验生活。有很多难忘的回忆,值得记录下来。

北京人艺建院后的第一件事,不是急于排戏演出,而是下厂下乡。当时好像没怎么提体验生活,就是强调“下厂下乡”。全院的导演、演员和舞美分为四个组,去琉璃河水泥厂、天津棉纺厂、大众铁工厂和黄土岗农业社,为期半年。我们去琉璃河水泥厂的这个组,有刁光覃、田冲、平原、林连昆、朱旭、郭维彬等,还有副院长焦菊隐先生,共二十九人。

进厂之后,我和朱旭分到动力车间。朱旭还懂点接电线之类的,我对电则是一窍不通。好在车间给我们派的活儿通常是去各处修理,我们帮师傅扛工具提电线,打下手,跑的地方多,接触的人也多点儿。

水泥厂一个主要车间是烧成车间,四个大转炉日夜不停,高温烧制水泥,转炉运转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种故障,炉内水泥料在高温下凝结在炉壁上,越结越多,形成一块瘤状体。这些东西会影响正常生产,必须把它除掉。工人身穿着石棉服,还要裹着湿透的棉被,进入炉内,用钢钎冲钻结瘤,但就算全身捂严了,那么高的温度下,一个人进去不超过一分钟就要赶紧出来,再换一个人进去继续打,这肯定很有难度,危险性也很高,但在我们力争下,最后勉强批准了我们几个年轻体壮的去干。我们兴奋至极,但没有过这种经历和经验,全身披挂,进去冲凿几下就得赶紧跑出来。其实我们那时候一方面是胆子大,另一方面也是带着极

大的兴趣和好奇心去干的。和大家相处久了,工人和干部对我们又是夸赞又是无奈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,我向剧院提出转行做导演,但得到的答复是:再演几年戏,以后再说吧。我转入导演编制是时间拖得最长的。直到1963年,剧院决定由焦菊隐先生重排《关汉卿》,剧院领导和焦先生商定,让我去担任副导演。这可能算是我转行做导演的开始吧。《关汉卿》上演后,我有了一段难得的空闲。我想这正是充实自己生活经历的好时机,我打算去农村体验生活。我自1951年参加过半年土改后,一直没有长期去农村的机会,根据我的要求,北京市委给我推荐了房山区的岗上大队。

在岗上待了半年多,我回到了剧院,编制正式转为导演,排的第一个戏是《结婚之前》。这是作家骆宾基写的农村戏,是一部表现北京郊区农村生活的作品。最初剧院决定由我和夏淳联合导演,但建组不久,夏淳患病住院,《结婚之前》就成了我独立导演的第一部戏。我

带剧组到顺义的后鲁各庄去体验生活。参加这个戏的演员们,之前一直在京西山区的农村演出,刚回来不久。《结婚之前》的演出受到了肯定,观众觉得这个戏还真有北京郊区农村的味儿,大会堂演出,彭真市长看了戏后,赞扬这个戏排得有生活,比较生动,特别问起:“你们花了多少时间体验生活?”

我在北京人艺《人艺的“酒仙们”》。

当年「下厂下乡」的回忆

蓝天野

十日谈

请在读一篇

精神。他们不拘泥于创作对象的形似,“运用充满情感的色彩,抒情的笔调,赋予大自然以生命和活力。强烈对比的色彩组合,响亮的色块,把景物进行镶嵌式般排列,又如乐曲中跳动的音符。”

吴大刚的欧洲风景画,反映了画家力图从客观真实中解脱出来,进行自我超越和自我突破,他以全新的理念和视角来审视、拥抱创作对象。摇曳的光点和舞动的建筑,显示着生命的律动;静静的河水,一如女性的柔情。作品十分关注色彩、块面的构成秩序,而不在于景物物的真实描写。尤其是一幅《威尼斯之浪漫(3)》,画家用碎片似的闪闪发光色块,表现明暗的灯光闪烁和水波荡漾。相映生辉的夜景

1918年春,蔡元培先生书“闲约深美”赠上海美专。时任上海美专校长的刘海粟先生请人刻成匾额,将其作为办学思想核心,并对“闲约深美”诠释为:“闲”就是知识要广阔;“约”就是在博采的基础上加以慎重的选择;“深”就是钻研精神,百折不回;“美”就是最后达到完美之境。

山东艺术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也以此为校训。2011年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,校长周其凤引用这四个字,鼓励新生培养良好学术境界,追求新知。

把观众带进威尼斯独有的魔法般奇妙、梦幻的情景里,流连忘返。可以说,他的作品里,洋溢着乐观欢愉的情调,大自然在阳光、空气中光影交错、颤动,以及朦胧、绚丽之美。

此次画展,两位画家以“情·景,View of life”为主题。View of life,意思是:我眼中的生活。中国画的术

闲约深美

梁健

语。“以情写景”,庶之近之。俄罗斯大文学家列夫·托尔斯泰说:“艺术是为了唤起艺术家个人所体验过的感受,然后凭借线条、色彩,把这种感受传达给他人。”所有这些,都可以归结为一点:“写实中的意境,写意中的实景。”



罗洪先生曾在篇文章中,谈及她的第一篇作品:“经过反复考查,才发现自己的第一篇作品不是小说,而是随笔,题为《在无聊的时候》,发表在《真美善》第六卷第一号(1930年5月16日)上。至于小说,那么第一篇是《不等边》,发表在《真美善》第六卷第五号(1930年9月16日)上。”

承上海市作家协会信任,嘱我为上海女作家罗洪选编一部作品精选集。我想到了罗洪的这番话,就通过藏书丰富的作协资料室,查找出她的这两篇早期作品,把它们置于“短篇小说”与“散文随笔”的卷首。这不仅因为在罗洪以往的作品集中,都不曾入选过,读过的读者自然就非常有限,而且这又分别是她发表于八十二年前的第一篇作品,对于老作家漫长的创作生涯来说,无疑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。

我与罗洪先生交往的十多年中,常常听她回忆起创作方面的问题。概括起来,主要有两点,一是她说自己的作品数量上太少,质量太单薄了,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,是浅陋和稚嫩。这当是老人的自谦之语。二是在抗战前后的十余年中,是她创作的一个高潮,虽然一路流亡,居无定所,仍忙里偷闲,勤勉写作,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抗战时期民众的苦

难命运,留下了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个侧影,亦为后人了解抗战历史提供了形象化的参照。每每想起罗洪对自己创作所持的低调、淡泊、中肯而实在的态度,我平静的心底就会荡起崇敬的涟漪。

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,女作家高寿超过百岁的,记得有台湾的苏雪林,她活到一百零三岁谢世。而大陆女作家健康地活到期颐之年,罗

百岁不老

韦 洪

洪可算第一人。罗洪出生于1919年11月19日,上海松江人。从1930年发表作品算起,她的创作距今逾八十多年光阴。这对于上海文坛,乃至我国文学界来说,都堪称一桩值得庆贺的喜事。

这些年来,罗洪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孤岛岁月》,另有罗洪和八十岁以上的女作家欧阳翠、欧阳文彬、黄宗英、姚芳藻、彭新琪、黄屏参与的《七人集》。

罗洪的创作,主要是小说,同时写了大量散文随笔。因篇幅所限,选编作品精选集时,中长篇小说不在此列。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,均以发表时间先后顺序排列。最后一篇小说《一个真实的故事》,于2004年

11月发表在《上海文学》。最后一篇随笔《回忆诗人辛笛同志》,是应诗人女儿王圣思教授之邀,由罗洪口述,我帮助记录整理,老人在精力不济的情况下,仍勉力修改定稿,于2006年7月入选《记忆辛笛》一书。这为老人的创作历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一次,在罗洪家里闲聊。她的儿子从北京来沪探母,谈到母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就参加进步的文化活动,未知能否算为离休云云,立马被罗洪打断了。我深知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,亦不允许别人为她操这个心。罗洪曾谈及过那段经历:抗战胜利后,她与朱雯从重庆回到上海,就投入到一系列的文艺界重大活动中,如1945年12月17日,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(简称文协)的成立大会;1946年2月18日欢送老舍、曹禺赴美讲学暨文协第二次大会;同年6月4日,为柳亚子先生祝寿暨文协第三次大会等。无论如何,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文坛史料。

真是一个谦逊至极的好好老太太。最后我想说的是,祝罗洪先生更长寿更幸福。

此为《百岁不老——罗洪作品精选集》编后记(节选)



南宋诗人陆游对荠菜情有独钟,《剑南诗稿》中收有不少诗翁食荠颂荠的诗篇。陆游在蜀中为官时曾作“食荠”绝句三首,分别为: 日日思归饱蕨薇,春来荠菜忽忘归。 传夸真欲嫌荠苦,自笑何时得瓠肥。 采来珍蔬不待畦,中原正味压莼丝。 挑根择菜无虚日,直到花开如雪时。 小著盐醯助滋味,微加姜桂发精神。风

陆游的荠菜诗 马元象 炉欬钵穷家活,妙诀何曾肯授人。 一二首写诗翁因荠美而忘却家乡美味的蕨菜和薇菜。第三首写他烹制荠菜的秘诀,用风炉瓦钵烹煮,不加盐醋(醯)调味,只加些许生姜桂皮即可。 陆游晚年在家乡闲居时,也作了许多对荠菜生命力旺盛,耿直不屈气节的由衷赞美,可见诗翁高尚品格的写照。

同样厚度的管状或球形,直径越小越能承受更大的压力。 化学实验中有一种“微管试验”。首先拉出一根直径两毫米左右的玻璃毛细管,在里面装入反应物,两端烧结封口,然后放入炉中进行高温反应。尽管壁薄如纸,但却足以承受200个大气压的高压(一般的气体钢瓶尽管厚重,其额定压力也只不过是150大气压)。

同样的蛋壳厚度,对鹌鹑蛋而言就很结实,扩大到鸡蛋就显太薄。若再扩大到鸵鸟蛋,不用碰,它自身的重量就足以把它自己压碎。

都说现代人压力大,除了这种近乎病态的社会反常之外,它与人们事争相“做大”是否也有关系呢?大学刚毕业就“一步到位”地贷款买房,养车,追求时尚名牌,朋友交往必须出手大方,房奴、车奴、时尚奴之外,再加上出国旅游,度假休闲,会所健身,友情聚会,除此之外,事业上再全力拼搏,事事争强,让已经绷紧的神经再牢牢盯住考级、升职、跳槽……工作加班加点,生活又没规律,内压外压一齐夹攻,这压

力怎能不大? 压力真的非得这么大吗?有没有抗压的灵丹妙药? 此处

越小越耐压

詹克明

选新鲜鹌鹑蛋36枚(女性24枚),日服4枚,以日数9天为一疗程(女性阴数6天为一疗程)。净水白煮置冷,缓慢剥壳,悉心静悟,体会“精当”,修习“蛋道”。此蛋乃双层防御,外坚内韧。蛋体亦为双层嵌套,内核有膜包裹。实乃步步为营,层层防御之阵法。先有壳抗抗压,倘若不敌,继有韧壳柔韧,纵使纹裂而本体不破。倘韧壳不保,蛋有破裂,更有内膜兜揽,流清不流黄,暂保核心精华不易流失。鹌鹑蛋外朴内实,无虚荣,不做大,远离招摇炫耀,拒绝大而无边。鹌鹑绝非臃肿之禽,其蛋最多不入“笨蛋”之列。外壳色斑更非“聪明窍”,但它尽得自然之造化,竟然构造得如此完美无缺,至理深蕴。倘若人的智商不如一蛋,不妨以蛋为师悉心领悟。

眼下什么都都要做大,还是老老实实学鹌鹑,“不把鹌蛋做大”。彼非慧鸟,但它透出的却是造物主的无上天机。



夜光杯